

岛村如画套子里

张继平

套子里,原本是大坡镇后岗村一个自然屯,如今榆树市的版图已看不见套子里屯的行政区划。大坡镇,隶属于吉林省榆树市,下辖9个行政村,后岗村就是其中之一。后岗村的套子里屯是我心心念念了38年的地方。我走进这座岛村,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若不是亲眼所见,如果有人说什么吉林省境内有个小岛村,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就算说破天,我也肯定不信。我是早鸭子,除了夏天屯子有两个人畜共浴的雨水坑外,就没有见过再多的水。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大二那年,我和同学战友一起去参加同学海文之弟的婚礼。我俩坐了火车,换了汽车,又乘坐小船儿,才终于来到海文的家——套子里。原来,海文一家人真的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小岛上。登岛瞬间,回望刚刚抚摸过的这架,坐过的那船,满是惊奇,又觉得有些恍惚,只想即刻上岛,一探究竟。套子里屯占地不过七八十公顷,40多户人家,波涛滚滚的松花江绕屯而过,一年三季,人们出村进岛都要乘舟。一艘艘摇摇晃晃的小船,不是江南水乡才有的吗?它竟然就在吉林境内,这是多么令人意外而又万分惊喜的事情啊!我真羡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片浩渺的水域会带给他们太多生活情趣吧!春风乍起,吹皱了一江春水。当波光粼粼的江水把东方泛起的鱼肚白映射到岛上人家的窗棂,屋顶上已是炊烟袅袅,院子里早已鸡鸣狗吠,小岛村里的人们在这和谐而又美妙的“大合唱”声中,拉开了春耕播种的序幕。春风中,牛马嘶鸣,农人精神抖擞,它们拉着爬犁,爬犁上放着犁杖、种子、化肥和点籽的葫芦,扶犁的人甩得鞭子啪啪地响,嘴里吆喝着,悠然走向田间地头的羊肠小道。下田的牛铃摇着春光,牧童吹着柳笛看着吃草的羊群,插秧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伴奏着和弦,春耕序曲铺开一幅生动唯美并寄托着无限希望的画卷。鹅鸭们摇头晃脑冲出篱笆小院,成群结队叽叽呱呱,快乐地奔向江套,在那里尽情嬉戏,畅游觅食,小鱼小虾成为它们的美餐。然后,它们用双黄蛋的奉献来感谢大自然的恩宠,纯正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野鸭蛋,丰富了人们的餐桌,滋养了人们的身心。太阳落山了,一湾碧水映着晚霞,“半江瑟瑟半江红”的美景令人沉醉。田间劳作的人们收工了。牛马踏着暮色缓缓归来,猪鸡鸭鹅相继回舍,人们收工后便带着一身的疲惫进入了梦乡。小岛村又恢复了宁静,只有一痕新月斜挂在天上,满天的星斗眨着神秘的眼睛,说着悄悄话……原来,陶渊明笔下千百年来的文人墨客憧憬的世外桃源,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欲乘船归去,却又流连忘返。踌躇之间,垂柳那嫩绿的丝绦拉住我的胳膊,带着剪刀尾巴的春燕一个俯冲从我眼前掠过,叽叽叭叭跟我说着什么,难道它们是在挽留我这个远方游客?小岛村的乡亲淳朴善良,谁家炖了一只鸡,谁家杀了一头猪,半岛飘香,路人相闻。左邻做点好吃的,都要端过去一碗,给右舍尝尝。屯邻和睦,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小岛的风俗良序毫不夸张。谁家有个婚丧嫁娶大事小情,几乎全岛人都悉数到场,不是伸手帮个人场,就是举手帮个钱场,就像自己家有事一样……从海文家院子出来,前行不足200米就是水流潺潺的江汉子,俗称河套。河套边有五艘小船,昼夜抛锚待命,谁走谁用,大人小孩都有划船的本领。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上学放学和老人们出行都优先使用,尊老爱幼,蔚然成风。我在这座岛上住了两天,直到我依依不舍离开岛村时,那岸边的柳丝飞扬、野鸭的鸣叫、山鸡的腾飞、畜禽的合唱,还有岸上渔农间作的房舍,都幻化成我对小岛的惊奇与痴迷,恍惚中,不知是江南还是塞北。38年后的一天,在北京工作的战军突然打来电话,说海文从山东回老家过年,要我跟他再去海文家看看,找找从前的影子,这让我喜出望外。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随着20世纪连续几年的大涝,洪水泛滥,破堤毁岸,房倒屋塌,家禽牲畜和粮食作物损失惨重,党和政府重新规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将套子里屯的人家分散迁入其他村屯。原来的岛村被改造成万亩粮田。唯有滚滚东逝的江水向人们诉说着套子里屯人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岛上烟火人间。喜看稻菽千重浪。过去的沿江沙滩缠绕着黄金玉米带,斑驳着金黄翠绿的玉米秸秆抱着胖胖的棒子,秋风拂过,哗啦啦唱着深情的歌;朝着太阳微笑的朵朵葵花羞涩地低下了头,火红的高粱笑弯了腰,成熟的大豆手牵着手仿佛有唠不完的嗑儿……套子里,这块肥沃平整一望无际的风水宝地,成为榆树市“天下第一粮仓”的功勋打卡地。稻田里的肥蟹与肥鸭成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紧俏货,套子里的“稻花香”大米香味飘进千家万户,套子里的干豆腐随着“榆树干豆腐”走出了国门……我们返回的路上,正遇上开足马力的收割机驶向田间地头,昔日岛村的大地上,如今正唱响丰收喜悦的欢歌。

浩瀚宇宙,星球深邃,神秘自然,世人知少。谁能喻我,眼前这座容颜鹤发的大山,该是深藏着多少只有天知地晓的奥秘。

问天池

你是一面巨大的天镜吗?揽日月,映星辰,记云波浩荡,灵风雨飞扬。你印下了天的晴空欢愉;你还原了天的阴颜悲哭。你抑或是上苍在这星球一隅置放的一个监视器吧?用以察观天宇迹象,瞭日月是否如时出勤升落,望星辰是否各守其岗各尽其责,照风云骤变变幻,看雨雪不期降临……哪怕是一只飞鸟甚至一只蚊子肆意掠过,都会一一记录在案。你会替天问罪,替天行道吗?偶有一场流星雨匆匆划过,你身上便留下了一次宇宙盛典的欢景。世人都晓得长白山是一座休眠的活火山,山腰间多处涌流着滚烫的温泉,足可以将鸡蛋煮熟。可被群峰簇拥拱护的你,为何躯体永远都是冰凉冰凉?难道你身下不是眠而未熄的熔岩吗?你不是坐在偌大火堆上的一盆水吗?为何永远都不能把你烧沸?烧得干涸?抑或你就是一个巨大的水塔吧?默默职守,在无声滋润着东北大地的同时,静静等待着一个数百上千年才会有的献身时机。莫怪我无知好奇,我还是要问,你究竟是从何而来?一池碧水,夏不见多,秋不见少,冬春你盖上厚厚的雪被无波无浪安然在冰下长眠,一睡就是半年之久。难道你的职责就是陪伴这座休眠的火山吗?都说水火不相容,你却这般泰然自若。真不可想象,倘若没有你,长白山会是怎样?感谢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你的存在,让万物身心安宁和谐共生。

叩问长白山

高书华

问岳桦

你是缠绕在长白山脖颈上的一条围巾吗?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高度存活下来?你的使命就是护卫这座圣山吧?假如没有你,这里仅仅是少了一道风景吗?我想,真相绝不如你。你默默无语,从不为自己争辩,可谁会看出来呢?为了守护这座圣山,你情愿委屈,让本该挺拔高大的躯体,变得虬曲而低矮,恨不得匍匐在这座圣山的肌肤上,昭示一份虔诚。寒冬时节,风雪实在过于嚣张狂暴,大有把山上所有植物连根拔起之势。可你无所畏惧,摇晃着僵硬的肢体犁出风的嚎叫,任暴雪埋没下身,任肢体百般扭曲,也要坚守在这样一个高度。是你比谁都清楚吧?假如你从这个高度撤退下来,那么狂暴的风雪直接攻击的就是圣山的胸膛,就是心脏……我晓得,你不是铠甲,你就是一条围巾,亲昵地围系在这座圣山的脖颈上。夏天变成了绿色,秋天变成了金色,冬春变成了银色,为的是,不惜与寒冬残暴的风雪同归于尽……

问三江

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你们是长白山的血脉吧?天池是你们的母亲吗?最初,你们分别向南、向西、向北流淌成一个偌大的“T”字,渐渐开始变得肆意奔放,蜿蜒着携一路风光各自流向大海。在离开母亲怀抱那一刻,你们是否有过远行的茫然?是否晓得,这一去将不再有母子重逢的机缘?你们可曾有过无法报答母亲孕育之恩的愧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对你们则是一种悲哀或无奈。在远行的途中,你们可有不时回头张望的瞬间?有河、溪弟弟妹妹们前来送行,你们舍不得撇下她们,只好带上她们一路前往,哪怕山高水远,哪怕前途未卜。或许这正是母亲的全部愿望,一份期待,一份叮咛。你们从不停歇地流淌,是因为要准时去赴约吗?那些期待与你们亲近的森林、花草、庄稼、牲畜和人类,没有谁不把你们视为朋友。但愿你们在享受大家的赞美之时,能想起远方那座大山,那方深澈的天池。



程伯义摄

走进长白山

王爽

走进长白山,就会有一种神韵萦怀。早在一百多年前,诗人刘建峰就给十六峰以最美的冠名。

风雨雕饰的浮岩,让山峰嶙峋,扶剑向天,令人神往的山峰,不仅因为原始的苍翠,不仅因为缭绕的白云,每一处峰峦,都有阅不尽的沧桑,每一块遗石,都是一个巨古的传奇。

走进长白山,魂落一池碧水,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沧海积蓄的蓝,嵌成群峰共同的眼,眼角流出的瀑,在天豁与龙门峰之间飞泻,这正是美丽松花江的源,沐浴一路山岭,与山岭中茂盛的根系汇流,滋润广袤的河滩,泽被肥沃的黑土地,让辽阔的东北大平原更丰产。

走进长白山,我小心翼翼,忐忑在地下森林的边缘,目光走在树梢之上,俯瞰北国风光,像诗,在风里吟唱,倾听呦呦鹿鸣,如歌,在心中传感。

此时我真想伸出指尖,触摸温泉千百年来,心跳和它脉搏里流出来的暖,汨汨,涟涟……多么真切,多么柔软,与人同,呢喃软语,情意绵绵,一句句一声声,平仄悠扬,娓娓道来,那么美,那么甜,让流云,止步,让清风,流连。



行吟吉林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秋声 鸟影 查干湖

查干托仁

的翅膀在湖水之上出现,让我们一再重临此地,说出长情的告别。走在湖边木质的栈道之上,湖心涌来的激浪和波涛到此归于平静。我们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原始的野性心跳。自认为脚步已经足够轻,仍惊起了雁鸣。听到声响的众人目光更快,先于它们打开一片芦苇,而后它们飞出,我们在最美的清秋相逢。那些芦苇和菖蒲互相拥着、挤着,仿佛密不透风,却又塞满了飞鸟的语言。它们一个起落后又隐入其中,我们有恰到好处的距离,也有无法逾越的惦念。大声呼喊,想要再次目睹飞翔,但无济于事,连芦苇们也不动了,湖面上粼粼波光在秋阳下充满了诉说和留恋。栈道在曲折后仍返回了岸边,一再回望,没有比刹那的惊遇更好的了,彼此沉浸在短暂摇晃的光线里,身边有植物飒飒吟唱,湖水泛起微微凉意,我们互相在生命中冲开了缺口,大片大片地留白。乘船深入湖中靠近斜阳,但落日仍移向了岸边。船像一只孤鹭,不飞,我是另一只,不动,落霞淡薄,没有翅膀穿过

这永恒的黄昏。此刻心生画意,却不想依古法,我要把秋光中的大面积留白填满,将浩瀚和疏宕涂上丰富多彩的细节,声音便是细节。落日是有声的,你听——湖水里一尾鱼的“拨刺”一响,就击响了这面巨大的红,深邃的红。我的心跳也异于平时轻轻一乱,一个极其微小的起伏,没有人觉察到。但我知道,落日一定能够听得见,湖水一定能够听得懂。群星倾巢而出,早出的上弦月不再做孤单的冥想。那些星辰都掉进了湖中,叮叮当当的脆响在黑暗中溢出,你一定听见了,虫鸣也因此沐浴月光而出。风薄如纸啊,时光的细流浸润,一定有前人走过了,他照着古月望见了大湖的前生,把今世推到了我的面前。那只大鸟一定还在,在芦苇深处安眠,它们有遥远的门扉,我们摸不到,只有月光叩得响。站在岸边,水粼粼、夜清清。张开双臂,我仿佛变成了那只白色的大鸟,从水色飞进天光,飞过妙因寺的上空时,听到山门正在关上,发出悠悠的“吱呀”的一声……

玛珥湖之约

初永春

家乡靖宇有个让人神往的好去处——玛珥湖。假日,迫不及待地约上几位好友,怀着一种寻幽、探秘、赏秋的心境,开启玛珥湖之行。驱车出城十五六分钟,已经完全走进在林阴之中了。弯弯曲曲的公路,一下子让汽车变成了河里弯弯绕绕穿梭着的游鱼。大约三四十分钟,路旁一块牌子“吉林靖宇火山矿泉群国家森林公园特级保护区”映入眼帘。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天高云淡,峰峦叠嶂,层林尽染,水波潋滟;飞瀑流泉,溪水潺潺;芦花似雪,雁过长空……方圆百里澄澈清明,山河万里风光锦绣。秋天的风是印象派大师手中的画笔,把连绵起伏的山峦涂抹成金黄、米黄、绯红、殷红、绛紫诸色;把奔

涌浩荡的河流涂抹成靛青、天青、雪青、墨绿、黛烟各色。也许是美景自带音符吧,眼前的这只“明眸”,让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层幽幽蓝蓝的眼神……”站在高处俯瞰玛珥湖,宛如一面硕大的圆镜子,又似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日月星辰和苍茫大地之间,栖身在参天古树和葳蕤花草之中。像星星拱卫月亮一样,连绵起伏的山峦把玛珥湖拱卫在中央。玛珥湖,全称四海龙湾玛珥湖,地处长白山北麓龙岗山脉中段,位于靖宇县城西南角30公里处,属火山口湖,是长白山天池的姊妹湖。直径750米,几近圆形,家乡人称之为“长白山小天池”,也称“长白山下的大地之眼”。一行人由山顶向山下缓缓而行。向湖边靠得更近了,发现脚下有些湿滑。一路上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淹没于林阴里的山路怎么会不湿滑呢?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裸露在地表,横亘于脚下,显出古朴苍老的姿态,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这老树根特有“人情味”,若不是它变身羊肠小道的阶梯,真不知一路上要摔多少跟头。走在山中,便走进了五彩斑斓的油画中。乍黄还绿,乍紫还红,每一种色彩都蕴含着难以言说的诗意。朗日、晴空、白云、飞鸟和落叶,无一不是我喜欢的格调;青松、白桦、红枫、垂柳、柞树、千金榆和胡桃楸,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针叶阔叶树密密匝匝错落交织,把来访的人裹进了如梦如幻的桃源之境;山里红、山葡萄、五味子、覆盆子、山核桃和大榛子,时不时地在眼前闪现。更愉悦的是,穿行于散发着泥土芬芳的

林海,大量负氧离子通过呼吸进入体内,就像一个武者打通了任督二脉,顿觉神清气爽已臻化境。神与思,游走于浩瀚无垠的天际,不知谁在隔空吟诵:“渔翁本是凡间客,此时已是画中仙。”暗暗地问,我是渔翁吗?渔翁是我吗?在我的家乡,几乎无人不知玛珥湖的“神奇”。玛珥湖的水位,一年四季不升不降,大概湖底与地下岩层是互通共生关系。阴雨连绵的时节她波澜不惊,酷暑难捱的旱季她岿然不动,优雅、淡定、从容。湖的质地,常年保持着纯净、清澈、甘冽的品质。据说,湖底的淤泥是地球演变发展留下的“天然年轮”,被誉为开启地球迷宫的一把“金钥匙”,为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提供了重要参考,其科研价值早已获得地质学家的广泛关注。一湖连古今,一眼阅千年。遐思未远,已近湖畔,透过茂密的树林,远远地看见弯弯曲曲的环湖木栈道。望见湖水,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丰富的色彩,在幽静的湖面上映照出连绵的倒影。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怎样形容都不为过。这一刻,我深深地继续于一泓碧水、一脉秋色,我知道,我就是循着她的芳名,循着她的美丽而来……山河染秋,岁月向晚。如果,你想遇见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你想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请来四海龙湾玛珥湖畔走一走。(于振声 摄)

